

前言：

就像大多數人認知的狀況，並非每個會彈鋼琴的人都能成為鋼琴演奏者、非非每個上過繪畫課的人都能成為畫家；相同的，並非每個懂得作文方法的人都能成為好的文學家。並非每個學生都有天分與熱情創作文學作品，大多數的學生在學校教育完成一個階段之後，將脫離創作的行列，文學在他們的生命中將只存在欣賞的功用。因此筆者認為，高級中學的國文教育可能必須將重心放在讓學生“學習當個欣賞者”！

這個認知似乎在近日的大學推甄與大學入學測驗中也受到同等重視，如？年的大學入學考試以及89年的大學推薦甄試題目便嘗試著讓學生賞析文章。這個考試走向讓筆者更理直氣壯地帶著學生玩賞析的遊戲。以下，首先提供筆者的教學活動方式，再依二次大型測驗的考題，以及余光中先生的一段文章為賞析對象，呈現學生的試作以供先進大德參考。

教學活動：

1. 以某篇白話課文為例，要求學生事前依據「文章作法」「遣詞造句」「氣氛營造」「文章風格」「類文學隅」等等方向先行思考。
2. 事先分組，六至八人，為一組並予以編號，以供小組報告時，抽選組員之用。
3. 課堂上，先抽籤決定各組報告順序。
4. 提供二十分鐘予小組就文章討論。
5. 小組討論結束前五分鐘，由老師抽籤決定各組代表報告人。
6. 各小組代表報告人依序報告討論內容，每人限時三至五分鐘。此乃分組成績。
7. 教師事先將教授們精闢的文章賞析（收錄於各冊教師手冊內）製成講義，在活動結束之後，將講義發下，以供學生學習效仿之用。
8. 要求學生寫出一篇短文為個人分數。

說明

1. 事前準備可以使得學生討論方向更豐富。
1. 分組討論則可以讓較不嫻熟文學之同學可以學習文學愛好者的思考路數。
1. 分組報告可以訓練台風與彙整的能力。
1. 經由這些程序，學生的賞析能力才能見得拓展。否則，每位學生就他們淺薄的見解說著淺薄的賞析，未必能夠讓賞析的視野成長。

範例一：86年大學入學試題

說明：在這次大學入學測驗中共節選了七篇文章，希望依各家文字風加以分析。同學們依各人的喜好而嘗試分析。後文只以學生擇選的三篇文章呈現，其他四篇試題文章不錄入本文。

人是自然的產兒，就比枝頭的花與鳥是自然的產兒；但我們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離自然遠似一天。離開了泥土的花草，離開了水的魚，能快活嗎？能生存嗎？從大自然，我們取得我們的生命；從大自然，我們應分取得我們繼續的滋養。那一婆婆的大木沒有盤錯的根柢深入在無盡藏的地理？我們是永遠不能獨立的。有幸福是永遠不離母親撫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遠接近自然的人們。不必一定與鹿豕遊，不必一定回「洞府」去；為醫治我們當前生活的枝窘，只要「不完全遺忘自然」一張輕淡的藥方，我們的病象就有緩和的希望。在青草裡打幾個滾，到海水裡洗幾次浴，到高處去看幾次朝霞與晚照－你肩背上的負擔就會輕鬆了去的。（試題序號2·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

賴盈志寫著：「文中取用枝頭的花鳥、泥土的花草、水中的魚和婆婆的大木這些大自然的事物敘說，再與同是獲取生命於大自然的人類相映對比，指出人類卻不能完全獨立的事實。文字不帶指責意味的，似全不經意的點呈人類選擇了文明生活卻遠離大自然的同時所帶來的枯窘；最後更是輕鬆地說道，『只要不完全遺忘自然』，放鬆自己去接觸自然，便減輕了肩上的負擔。全文並無嚴厲的遣詞來痛陳人們遠離自然的弊病，卻在輕淡的字句敘述中，使人不時感受體會到自然和本身的不可分離，這是最令我欣賞之處」

這篇賞析以文章的布局巧思與文字技巧為主要方向，也點出自己擇選這篇節文入筆的欣賞原由，是寫得四平八穩。

半個鐘頭以後，雪漸漸小了，天色廓清。在神聖的寂靜中，我搖下窗戶外望，覺得天地純粹的寧謐裡帶著激越的啓示，好像將有什麼偉大的真理，關於時間，關於生命，正透過小寒的山林，即將對我宣示。一種宿命的接近，注定在空曠和遼闊的雲霧中展開。我不自禁開門走出來，站在松蔭的懸崖上，張臂去承受這福祉，天地沈默的福祉，靜的奧義。（試題序號5·楊牧〈搜索者〉）

陳至涵寫著「外界的呼嘯，在狂舞之後，以純淨的心搜索天地的足跡。尋覓的終點，似乎與過程並無絕對的關係，但在追訪的途中，正好拋去原有一身的枷鎖，理清滿心的散亂，放縱形體了無拘束。或許思維至此，方有資格去擁抱這天地沈默的福祉－靜的奧義。『雪、松和懸崖』、『寂靜、寧謐、寒、空曠和遼闊』，不論作者筆下是具象的實體，抑或抽象的描述，在在表現出搜索外在路線與內在心境。『半個鐘頭的雪』並不怎麼長的一段時間，但卻足以令人深陷其中無法離去。紛擾之後，窗外餘下一片純粹，那是寧靜下的產物。『宿命的接近』對於窺視真理的層面來看，更顯得一種無法抗拒地放逐。這是一種放逐，又何嘗不是個機緣？『開門走出』是遠離的開始，使得靈魂不再被禁錮。『神聖的寂靜』是探訪真理的誘因；『空曠和遼闊的雲霧』是探訪真理的助瀾；『松蔭的懸崖上』則是冥合天地的濫觴。一連串平淡、雅致的詞語各自裊裊其意，通篇由此特質泛成一幅留白山水。」

文章的美，必須經由咀嚼而得。這篇賞析由「感性欣賞」起始，再由逐句「理性分析」承接，最後以聯想收結，將「文字」與「圖象」結合，道出這篇節文於賞析者心中空靈的地位。而這篇賞析的哲思筆力，徹底呼應於節文的氣氛，意境由此獲得最為完善的承續。

山靜，水動。動靜之間有大自然的脈動運轉。凡人疲於生活，未必能領會天地間山水的奧秘，因此，只能算是山水所屬而已，一切仰賴山水而生。仁者與天地同體，聖者則能閱讀山水的智慧，從中取得生命的方向。因此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求其沈穩靜謐，求其流暢、可塑、能應萬變的特性也（試題序號7·王鑫<看！石頭在說話>）

王靖翔寫著：「首兩段，作者使用映襯法，指出凡人和仁者、聖者的不同，說明天地萬物雖然提供無限智慧和經驗給人們，等待有心人的發掘，最後，作者使用排比法和層遞法說出仁者、智者樂的是什麼，求得又是什麼，將文章以『應萬變』回扣首句的『脈動運轉』言簡意賅之外，更能達到一氣呵成的功效。不但旨意清晰，更為讀者留一部分的空間沈思。清楚的寫法依然帶著幾分朦朧境界，這或許就是『此中有真意』的遙深吧？」

這篇賞析將重點放在手法運用之上，這是一種分析的功夫。文章的組成本就由字而詞、由詞而句、由句而段。大範圍的鳥瞰可以得到段落組成的結構，小範圍的細推慢敲，則可以體會每一句、每個詞的氛圍與美感。這篇賞析或許在欣賞層面之上，略有缺憾。

範例二：89年大學推薦甄試

說明：89年推薦甄試的試題採用陳列<八通關種種>的一段文字，這篇文章應試的高三學生已經學過，但我試著拿給尚未讀到的高二學生試作，他們的視角便有相當大的差異。

題目：荖濃溪營地附近，雪深數尺。溪水有一段已結冰，冷杉林下的箭竹全埋在雪下，冷杉枝葉上也全是厚厚的白，似棉花的堆積，似刨冰，有時因枝葉承受不住重量，雪塊嘩然滑落，滑落中往往撞到下層的枝葉，雪塊因而四下碎散飛濺，滑落和碰撞的聲音則有如岩石的崩落，在冰冷謐靜的原始森林間迴響。

盧慶丞看到了「冷杉」這個詞，他寫「冷字下得多妙啊！讓人立即意會到杉木的生長環境—高海拔、氣溫低、漫山杉木筆直向天，細尖的葉上，滿是霜雪。而這個意會，為後續文字悄然地做了最好的佈景。」

黃昱中則抓住了「聲音」為氣氛所作的營造，他寫「雪塊的滑落和碰撞，不止在冰冷謐靜的林間迴響，也同時在我的心中餘波蕩漾。這種冬季深沈孤寂的氣氛，藉由大自然的音響低低迴繞在文字之間。」

周鈺皓也以「聲音」為主訴，他知性地寫著「小小的雪塊，藉由滑落和碰撞，產生如千斤巨岩般的氣勢，在謐靜的森林中迴蕩，這是一種神祕之美。我想，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們才能真正澄淨心情，達到『明心見性』的境界吧」

範例三：想怎麼玩都可以：

說明：有時，帶著同學舉行小型讀書會時，也可以讓學生試著欣賞一些文章。比如說，在和學生試讀余光中先生的〈蒲公英的歲月〉時，學生試著以欣賞者的角度感受，便比他們一般的閱讀要來得深入！

節錄文章：蒲公英的歲月，流浪的一代飛揚在風中，風自西來，愈吹離舊大陸愈遠。他是最輕最薄的一片，一直吹落到落磯山的另一面，落進一英里高的丹佛城。丹佛城，新西域的大門，寂寞的起點，萬嶂砌就的青綠山獄，一位五陵少年將囚在其中，三百六十五個黃昏，在一座紅磚樓上，西顧落日而長吟：「一片孤城萬仞山」。但那邊多鴿糞的鐘塔，或圓形的足球場上，不會有羌笛在訴苦，況且更沒有楊柳可訴？於是橡葉楓葉如雨在他的屋頂頭降下赤褐鮮黃和鏽紅，然後白雪在四周飄落溫柔的寒冷，行路難難得多美麗，於是在不勝其寒的高處他立著，一匹狼，一頭鷹，一截望鄉的化石，縱長城是萬里的哭牆，洞庭是千頃的淚壺，他只是那樣立在新大陸的玉門關上，向紐約時報的油墨去狂嗅中國古遠的芳芬，可是蟹行蝦形的英文之間，他怎能教那些碧瞳仁碧瞳人去嗅同樣的菊香與蘭香？

碧瞳人不能，黑瞳人也不可能，每次走下台大文學院的長廊，他像是一片寂寞的孤雲，在青空與江湖之間搖擺，在兩個世界之間搖擺，他那一代的中國人，吞吐的是大陸性龐龐沛沛的氣候，足印過處，是霜是雪，上面是昊昊的青天燦燦的白日，下面是整張的海棠紅葉，他們的耳朵熟習長江的節奏黃河的旋律，他們的手掌知道楊柳的柔軟梧桐的堅硬。江南、塞外，曾是胯下的馬髮間的風沙曾是柳上的燕子齒隙的石榴染紅嗜食的嘴脣。不僅是地理課本聯考的問題習題。他這一代的中國人，有許多回憶在太平洋的對岸有更深長的回憶在海峽的那邊，那重重重疊疊的回憶成爲他們思想的背景靈魂日漸加深的負荷，但是那重量不是這一代所能感覺。舊大陸。新大陸。舊大陸。他的生命是一個鐘擺，在過去和未來之間飄擺，而他，感覺像一個陰陽人，一面在陽光中，一面在陰影裡，他無法將兩面轉向同一隻眼睛，他是眼分陰陽的一隻怪獸，左眼，倒映著一座塔，右眼，倒映著摩天大廈。（選錄自純文學出版社·〈焚鶴人〉）

徐國誠以比較手法寫著「這篇文章和陳之藩〈失根的蘭花〉、梁實秋的〈舊〉，都算是憶舊之作，三人在寫作方面或多或少受到西洋文學的影響，但是陳與梁皆能考慮新文化的優點，而余光中在本文中對中國的戀戀則十分純粹，是對生養之地的情愫發出的最高相思。」

陳柏霖則以感性無比的文字呼應余光中的文字，他寫著：「蒲公英，向東飛過大片錦繡山河，越過幾里之遙的海峽，更橫過了一片汪洋的大海，不知歷經多少心酸，多少寂寞，多少的無奈，然而悲傷之情，又豈是在兵荒馬亂中尋得一個暫居的避所而能逐漸淡忘。有人說或許時間可以沖一切，我不信！面對如此的刻骨銘心，如此的膽戰心驚，你又不是他，又豈是一句『時間』可以概括的來？」

陳偉仁則由「象徵」修辭技巧點出這篇文章的美，他寫「蒲公英飄泊無根的特質，

寫出西去他鄉的五陵少年如此無依無靠，中國式的思維落在『圓形足球場』『多鴿糞的鐘塔』這些西方象徵之上，少年不勝負荷的零丁孤苦，便在種種具象之中堆疊出不堪的原罪。」

結語

教育部預訂在民國九十年二月的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增加一項新的測驗科目－語文表達能力，屆時，學科能力測驗國文科將有一百分全部調為測驗題，而將原本非測驗題的40分轉移至語文表達能力測驗，這也佔一百分。學生除了將面臨一項配分上的革命，更將接受自己的“基本本國語文表達能力”的檢定，當國文科的測驗由數十年來注重檢測「記憶」、「理解」與「應用」層級，演進到需要運用「分析」、「綜合」、「評鑑」層級時，的確可以使考生對大學所需要高層次語文能力更加重視，也可以促使高級中學現行的教學模式產生即刻的演進激素。

較為老派制式的教學方式習於注重記憶與理解，這種層級教學與測驗，可能將學生的欣賞能力完全扼殺。有的時候，讓學生當個評論家，引導他們去判斷美、評論美，讓學生能夠擁有美的嗅覺與味覺，久而久之，也將能夠擁有美的視覺與感覺了。

西方國家的美術課並非以教導學生各種繪畫技巧為主，反而將「名畫欣賞」列為主要目標；他們的音樂課亦非以教唱為主，卻是以「名曲欣賞」引為重要課程內容。創作藝術絕對需要天分，但是欣賞藝術只要「引導得宜」便能達成。或許中學國文教師的教學在這種走向之中，可以發現另一處桃花源。